

于面部者。证见面部黄褐斑、形容浊垢,大便秘结或溏而不爽,或见腹满不舒,口干口苦口臭,舌红苔黄燥或黄腻、脉沉而有力,治当通下阳明,属燥结阻滞者,方以调胃承气汤为主加减,属湿热阻滞者,方用茵陈蒿汤为主加减,若腑气通畅,实邪已去,则随证依法调理。

补阳明法:本法用于阳明津气亏乏,不能上荣于面者。证见面部黄褐斑,皮肤干枯不荣,形瘦短气乏力、口干纳少、咽燥不适,舌红干燥少津、脉细数或虚数,法当补阳明气液,方用竹叶石膏汤为主加减。

以上3法当视为治疗黄褐斑的主法,可单独运用,亦可相兼运用或先后运用,还可根据辨证与其他方法同用,如伴有明显肝气郁结征象者,可用疏肝解郁之法,方如逍遥散之类,如见肾虚证候者,又当补肾,可相机选用六味地黄丸、左归、右归之类;确有瘀血者,亦应参入活血化瘀之品,如丹参、桃仁、红花、益母草等。总之,应处处体现辨证论治的原则,不可拘于一方一法。

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(100091) 乐 艳

痒症析要

痒是皮肤病的主要表现之一,有其基本的病机和转归,也和部分邪气、临床症状有着密切关系。

气血不和是痒症的主要病机:《灵枢·刺节真邪》篇云:“虚邪之中人也,洒淅动形,起毫毛而发腠理。……搏于皮肤之间,其气外发,腠理开,毫毛摇,气往来行,则为痒”。皮肤是最外层。邪气犯人,可浅在皮肤。邪若内生,在邪势不盛,正气不虚之时,正气必奋起抗争,由内向外驱逐邪气,其邪可以搏于皮肤之间;若正气不足,邪势弥漫,延及体表,也可搏于皮肤之间。不论其邪何来,一是搏于皮肤,发于腠理,随营卫往来侵扰肌肤,必然影响人体外层气血的正常生理功能,导致气血不和,皮肤失去气血的濡养和温煦,而发生瘙痒和皮疹。

痒与热:“诸痛痒疮,皆属于心”。中医认为,心之为物,在天为热,在地为火。《素问》在此所指,实际上是火热之邪。热邪可以从外感受而来,也可由内而化生;阴血不足可以内生虚热,五气过极均能化火生热;致敏物质中的热毒之邪,可经不同途径进入先天禀赋不耐之人的体内,引发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而产生瘙痒;热邪可以与风协同为患,也可与湿合而为湿热、为虫疾,临床上与虫淫有关的皮肤病多伴有湿热剧痒。

痒与风:《备急千金要方·隐疹》曰:“素问云:风邪客于肌中,则肌虚,真气发散,又被寒邪搏于皮肤,外发腠理,开毫毛,淫气妄行之,则为痒也”。由此可见,风邪是痒症的重要病因。凡人体腠理不密,卫外不固,风邪而乘虚袭入,首犯肌表,搏于皮肤之间;热其可以生风;

血虚不养肝木,虚风亦可自内而生;素体不足,邪势猖厥,外风可以引动内风。风为开泄阳邪,尤易搏于肤表,令气血不和而发生皮疹、瘙痒。

痒与湿: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曰:“汗出见湿,乃生痠痛”。瘙痒之疾可由湿邪导致。湿有外湿与内湿之分。居处卑湿、涉水淋雨、水上工作等皆可感受外湿。内湿多由脾失健运,水谷津液不能充分运化传输,蓄积体内,浸于肌肤而生成。外湿属实证,常引起急性痒疾;内湿多属本虚标实,常引起慢性痒疾。但外湿又常与内湿联合致病,故辨证时不能孤立对待。湿邪临床上常与热、风、虫等邪合而为患,最多见的是湿热合邪。又因湿性粘滞缠绵,易遏伤阳气,其病倾向于慢性,所以临证须详辨标本缓急。

痒与虫:《诸病源候论·疥候》曰:“湿疥者,小疮皮薄,常有汁出,并皆有虫,人往往以针头挑得,状如水内痈虫”。虫可以引起多种传染性皮肤痒疾。虫淫致痒大致可分二类:一为机械性、损伤性的,主要作用于局部皮肤,如疥虫在皮肤表皮层内挖掘的隧道;一为变态反应性,由虫体本身或毒素、代谢产物等引起,主要作用于全身皮肤,如蛔虫寄生于肠道所致的顽固性荨麻疹。

痒与禀赋、毒:《诸病源候论·漆候》曰:“漆有毒,人有禀性畏漆,但见漆便中其毒”。“亦有性自耐者,终日烧煮,竟不为害也”。“毒”指可使人体发生过敏性瘙痒疾患的致敏物质;“禀性”,指人的先天禀赋,即是否属于过敏体质。中医很早就认识到:某些物质,能使具有特殊“禀性”即过敏体质的人发生瘙痒性疾患。临床有相当多的瘙痒疾患,都与这类致敏毒邪有关,其表现可以是热毒,或湿毒,或风毒等。

痒与痛:《灵枢·经脉》篇云:“虚则痒”。《素问·举痛论》云:“痛而闭不通矣”。中医历来有诸痛为实,诸痒为虚之说。这里所说的虚和实,是指邪气的盛衰。临证中痛与痒的病机有相类似的之处。痛是由邪气盛,阻塞经络,气血、津液凝滞不通而成,痒是邪气较弱,其力不足以阻塞经络,凝滞气血造成不通,只能侵扰肌肤,使皮肤气血不和而发。所以有热微则痒,热甚则痛;痒为痛之微,痛为痒之甚的说法。

痒与皮疹:邪气与气血、津液搏结于皮肤,肤表可出现丘疹、疱疹、风团、结节等多种皮疹;搔抓、染毒或病久以后,常又继发脓疱、痂、鳞屑、苔藓样变等皮疹。皮疹的严重程度与痒常常一致,皮疹一旦出现于皮肤,其本身也将阻滞经络腠理,使邪正的搏结加重,这时的皮疹已不单纯是病理产物了,而是作为痒症的又一病因。

成都中医药大学(610075) 吴 军